云江潮

电话：65818086 电子信箱：sunwf130@sina.com

小情调 ■金 洁

犹豫之间的遗憾

在白天、在夜晚、在人流聚散的地方、在属于自己的狭小空间里,我曾经有这种感受:犹豫之间,便造成一种遗憾。

那次,我在上海一家商场碰上自己喜欢的品牌服饰让利促销(满300减150),挤进去挑了一件。这时,一位女青年和颜悦色地问我:“你好,你要买这件衣服吗?”我点头称是。她又以商量口吻对我说:“那我们拼凑行吗?”原来,她看中一件价格288元的T恤,如果不凑满300元就不能打折。当时,我手里的衣服价格是328元,若拼凑一起买单的话,我没损失,她可少付150元。如此好事我当然乐意,问题是我还想再挑第二件甚至更多,那28元说不定就起到重要作用,所以我犹豫了。然而,我最终没看中第二件,等回过神时,已不见那女青年身影。我不知道她是因我而放弃心仪的衣服,还是另外找到乐意跟她拼凑的人而皆大欢喜,抑或不得已按原价买下,不管是哪种结果,于我都是一种遗憾。因为犹豫之间,我失去一次纯属举手之劳的助人机会。

当天,在从上海回来的动车上,我又因犹豫而经历一次小小的遗憾。平常我有一个习惯,喜欢随身携带报纸杂志,以便无聊时打发时间。可那天,进车厢后,我发现包里连一点儿可供阅读的东西都没有,干坐着挨过5小时真非明智之举。就在暗暗责怪自己考虑不周之际,我突然发现一位中年男子正在翻看杂志,赶紧探头去看——《读者》,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份杂志。顿时,犹如大热天面对美味冰激凌一样,只觉一种抵挡不住的诱惑频频袭来。过一会儿,那人收起杂志放进旅行包,又拿出另一本《读者》继续看起来,原来他带了两本!“赶紧向他借一本吧”,我默默地对自己说。可毕竟是陌生人,要是人家不给面子断然拒绝该多尴尬,就这样犹豫着,却见那人到站下车了。这样的遗憾虽无伤大碍,一般很快会淡忘,可我还是多了一份“犹豫之间,便是一种遗憾”的真实体验。

前几年,房地产炒得热火朝天,一个房开公司的朋友为我搞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,听说房价每平方米8000元左右,我犹豫并放弃了,现在那儿的房价已飙升。类似这样因犹豫而失去赚钱机会的何止一次?

很多时候,很多事情,就那么一犹豫,等你再回过头来,已无挽回余地,只留遗憾在心间。犹豫之间,该抛掉的股票被深度套牢;犹豫之间,该解释的话语被深深误解;犹豫之间,丢失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;犹豫之间,错失一段值得珍惜的感情;犹豫之间,窗外的小鸟已不知去向;犹豫之间,心中的留恋已无处诉说;犹豫之间,青春不再;犹豫之间,物是人非。

犹豫之间,便是一种遗憾。

说实话 ■万 语

作文班有用吗

在一次聚会上,几位堂弟怂恿我办个作文班,他们的孩子正在读小学和初中,想跟人学作文,可又不大放心。整个过程,我始终没有明确表态,尽管连办班场所也不用我找。

这些年,大概见我平时能写些文章在报纸上露露脸,亲戚朋友凡有孩子在上学的,没少叫我办作文班的。结果由于我的态度暧昧,他们懒得跟我再说。现在大街小巷作文班遍地开花,想学还怕没地方?

好几年前,就有曾经的同事,打算与我合伙办作文班。后来他注册培训班,培训无数学员,另一位曾经的同事,走着同样的路,开业前还向我讨教经验,如今钱都赚了N万,我的作文班还是连个影子都没见着。

缺经验和理论,不愁条件和生源,可我的作文班就是停留在口头上,在别人看来着实是浪费了自身的宝贵资源。

想当年我曾在学校创建文学社,带学生外出活动,指导学生写作文,给学生做讲座,亲自油印社刊,忙得不亦乐乎。所辅导的学生习作也经常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,在许多作文赛事中获奖,难怪熟悉的旧同事要向我请教辅导学生作文的方法。

说来奇怪,过去没一分钱的课外辅导,居然搞得很投入,现在明码标价,“一手交钱,一手交货”,我却一直打不起精神。如果把过去的热情和干劲拿来,放在今日办作文班上,那岂不是要发大财的?

作文班有用吗?这似乎是横亘在我办作文班前面的一个问题。如果要说没用,自己当年不是也搞过辅导吗?不过,那时纯粹是出于文学爱好,培养学生的语文兴趣。与今天应试教育下的作文速成根本不存在可比性。

生意兴隆的作文班,为数不少的中小学生学员,仿佛在显耀作文班的辉煌成果。然而,除了仅仅学点作文应试的雕虫小技,作文班又可以打造孩子多少的作文水平和能力呢?

居民区 ■项学品

早餐店的“潜规则”

我家小区门口,有两家卖馒头的小店生意都很红火,其中有一家是新开的。

新开的馒头店店主是一对年轻的夫妻。男的胖胖的,女的却出奇的瘦。看样子,他们是新手,手脚并不麻利。与前几家相比,他们似乎笨手笨脚的。不过,新手也没什么不好。夫妻俩对客人还是蛮客气的。最主要的,是那店里的馒头大家都喜欢吃,也许,是因为小区里的人吃腻其他店里的早点。这家刚开张的小店,一下子就吸引好多人。乐得胖夫瘦妻俩除了忙,只有笑。

的确,自从他们家的小店开业后,我几乎每天都去他家吃早点。看他们那生意,真可以说是风生水起。一个周末,九时不到去他们店里,肉包早已被“抢购”一空,害得我直流口水。无奈,只得吃几个自己并不怎么喜欢吃的白面包。坐在那儿的几分钟,就有好几个人被夫妻俩委婉“劝”走了。

每次去他们店,我的消费基本上都是两个包子1.5元,一碗豆腐花0.5元,共2元。可每次付钱时,许是他们太忙,或是他们外行,我总要走过去告诉那瘦妻吃了什么,她想一会儿才算出来。她给人的感觉似乎不像是做这小本生意的。

然而,有一次,我的食欲上来,连吃3个包子和一碗豆腐花。当我把自己的“成绩”告诉瘦妻时,她很自然地说:“3元。”

我在心里嘀咕着,怎么会是3元呢,一个包子0.75元,应该是2.75元,四舍五入也该是2.8元啊?我疑惑的问她:“怎么会是3元啊?你的包子多少钱一个啊?”

“哦,是不用3元的。不过我这没零钱,就算3元啊!下次少算一点吧!”

哪有这样做生意的啊,几毛钱,不能你说算了就算了啊!我硬是没把到嗓子眼的话给说出来。一下子,我觉得她的笑脸竟如此让人恶心。

后来,我再去他们家吃早点,依旧如是,遇到要找零钱时,总是多算几毛。她似乎完全忘记上次说过的话:“下次少算一点。”我虽然心里觉着不怎么舒服,但看着他们挺辛苦的,也属于勤劳苦干之人,我便没说什么。默默地承认了他们的“潜规则”。如果真不舒服,大不了换一家吃或者在自家里吃。反正现在也觉着他们家的馒头有点吃腻了。

哎,只是如果有一天,胖夫瘦妻的小小馒头店因此而生意不再红火,对他们来说,可真是不小的损失啊!到时候后悔,可就有点晚了。

你看,隔壁那家馒头店,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,生意还是如此红火。因为他们,可从来不少找人家一毛钱!

爱画画 ■林雪群

非传说 ■卢书友

“花儿”和“小灰”

最近看到一则消息:因旧城拆迁,一户人家一条小狗天天守着早就成了瓦砾的旧宅久久不离去,终于瘦成皮包骨头;又看到一个视频,一条流浪狗面对滚滚车流仍在马路中央守着因车祸死去的同伴。狗的确是非常珍惜感情的动物。由此,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家养的狗,狗的温情、狗的调皮、狗的勇敢、狗的悲壮……都给我带来很多难忘的记忆。

在我家所喂养的众多“狗友”中,有两只给我印象最深、触动最大。一只是小时候被迫卖掉的“花儿”;一只是我打工后,被人偷走的“小灰”。

“花儿”个头很大,全身以黑毛为主,头脸和腰上有几片纯白的毛。花儿为“狗”低调,不招惹是非,严肃得像个君子。每次看到我放学回来,它就会像变了一个“人”,跟前跟后、摇头摆尾地讨我欢心。当然,我也会和蔼地摸摸它的头、耳朵,给它理理毛,或者双手抱住狗头来个人狗对视,或者拉着它的两条前腿直立着向后快退……看我对它友善,花儿也会“人来疯”,主动凑过来逗我,任凭我折腾,还会“无耻”地舔我的手脚。但如果有“外狗”、“外人”来到我家附近,它就会警觉地向前几步,发出恐怖的哼哼声以示警告。我亲眼看到它与邻家的狗(其实也是它的“一母同胞”)凶狠撕咬的场景。“兄弟”俩一场血战,倒在地上滚过来翻过去,爬起来再战。它“兄弟”最终被花儿咬服,狼狈地逃出花儿的势力范围,花儿这才罢休。

“花儿”被捕杀时,进我们家该有一年多时间了。我那时大概10岁左右。当时传说有疯狗病,传得厉害,连学校里一老师手指发炎,同学都说是吃了疯狗肉。狗一下子成了万恶之源,人们谈狗色变。谁家有狗不杀不卖,大队、生产队里就会来找麻烦。形势吃紧,我家“花儿”在劫难逃。“花儿”怎么被抓我是没见到,当我回家时,门口围着一圈人讲东讲西。我扒开人群挤进去,但见“花儿”已被五花大绑、一动不动地撂在地上。我心痛地到它跟前蹲下,默默地看着它——花儿四条腿和嘴巴都被绳子扎得紧紧的。花儿见我来了,尾巴还动了动,但两只眼睛却没了往日精神,好像都是泪水,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它那绝望、凄凉的目光,似乎在乞求小主人救救它。我当时眼泪都掉下来了,母亲一把把我拉起来,叫我离狗远点,她怕“花儿”急疯了会咬我。“花儿”遭此大难,我很难过。看着买狗的两个人用一根木棍费力地抬走“花儿”,我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走了好远……

“小灰”是我家在1998年喂养的一条狗,全身清一色灰毛。它与“花儿”不同,小灰个儿不算太高大,但很壮实、活泼。灰儿在家最爱和我儿子、女儿逗乐,一蹦多高,甚至跳起来两条前腿能搭在孩子肩上。“小灰”对我也亲热得很。我那时在乡里中学上班,中午经常骑摩托车回家。离家二里外,只要我一按喇叭,它就能听出是我回家了。它会从门前的草垛顶上突然站起来向远处张望。当确定是我时,它就会猛地跳下朝我飞奔而来,然后与我的车赛跑——当然是它快,一溜烟就窜到前面去了,跑到家门口摇着尾巴等我,像是欢迎凯旋的将士。灰儿还是个捣蛋鬼,家里的猫啊、鸡的,时常被它撵得嗷嗷叫着越屋上树,不得安宁。不过,它虽调皮,但从没忘记本职工作——看门。只要有谁骑自行车或摩托经过我家门前时,它总会“汪汪汪”追他个一百多米方才罢休,有好几次还撕到人家裤角。就因这个,灰儿的“口碑”一向“不好”。

后来,我告别家乡,南下打工,与“小灰”从此天各一方。哪知在2001年冬天的一个夜里,“小灰”竟被哪个杀千刀的贼偷走了。据母亲讲,平常天一黑“小灰”都被她关在屋里。哪知那几天邻家有条母狗发情,这个贪色的家伙跑出去一整天,直到天黑也没回来。半夜里,母亲听到“小灰”在门口狂叫,后来就没了叫声。天亮时,母亲四处呼唤“小灰”,找了半天连个影子也没见到。结果一个不祥消息传来——本庄有好几家狗也没了。大家都说,狗都被贼人毒死偷走了。我那调皮、可爱、懂事的小灰,没想到结局这么凄惨。现在想起,“小灰”仿佛就在眼前,还在不停地朝我摇动它那长长的尾巴……

我的少儿时代、成人岁月,因为有“花儿”、“小灰”这样的“狗友”做伴,日子是那么快乐、充实而有趣——我的老友,此生我怎么能忘掉你们呢?